

草茉莉

粉籽儿花就是草茉莉，姑娘们常将它的种子敲开，用里面的粉来擦脸，所以叫粉籽儿花。

黄道秀 著



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

草茉莉

黄道秀
著



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

2011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草茉莉 / 黄道秀著. —北京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，2011. 3

ISBN 978-7-5620-3848-1

I. 草... II. 黄... III. ①国际法-文集 ②黄道秀-自传 IV. ①D99-53 ②K825. 1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32885号

书 名	草茉莉 CAOMOLI
出版发行	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(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) 北京 100088 信箱 8034 分箱 邮政编码 100088 邮箱 academic.press@hotmail.com http://www.cuplpress.com (网络实名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) (010) 58908437(编辑室) 58908285(总编室) 58908334(邮购部)
承 印	固安华明印刷厂
规 格	787×1092mm 16 开本 32.75 印张 700 千字
版 本	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620-3848-1/D·3808
定 价	69.00 元

声 明	1. 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 2. 如有缺页、倒装问题，由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。
-----	---



作者近照



代序 草茉莉的由来

2005 - 12 - 19

阴历二月下旬，川东大巴山里虽然还很有些冷，但那满山的桐籽树都已经开始青枝绿叶了。

理财坝黄先生娘子要临盆了。

这将是他们的第四个孩子。其实他们已经生过七个孩子，老大和老五、老六、老七都是男孩，可是都不到两岁就先后夭折了，活下来的是老二、老三，是女孩，老四是男孩。三个都在读小学。

黄先生是个中药先生，在家乡一带很有名气——药术精良、古道热肠。这天他心情不错，因为冬春一直流行的瘟疫总算过去了。用现代的科学术语，那就是流感吧，总不至于是“非典”。可是乡亲们也够苦了，吃不起药啊！黄先生暗地里白送了不少药，医为仁术，不能不救啊。

先生娘子要生了，黄先生不能进产妇的屋子，进“血屋”是要倒楣的，黄先生自然是严格遵守这一自古流传下来的规矩的。娘子早“发动”了，一直没生下来，黄先生在堂屋等着，真的很累，他假寐过去了。

大女儿十二岁，已经管事了，她在服侍着母亲。快半夜的时候，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，先生娘子终于顺利生产了。“妈，是个妹妹”——大女儿告诉她。这实在是个不好的消息：四个儿子“丢”了，她真的好盼望一个男孩，两个女孩已经够了啊！黄家三房才只有一个儿子，为什么又生一个丫头！生意不好，又要多一张吃饭的嘴巴，生活真的好沉重。

妈闭着眼睛说：“大妹儿，这个妹妹就不捡了吧”。“不捡”就是让新生儿自己慢慢死掉。

在六十多年前的大巴山区，弃婴溺婴是极普通的事情，尤其女孩子，扔一个婴儿和扔一个小猫小狗无异。

大女儿看到一个红红的小东西，她舍不得这妹妹。她跑到堂屋，大喊：“爸爸，妈生了，生个妹妹，说不捡了！”

黄先生惊醒了。

黄先生说：“大妹儿，我刚才做了个梦，梦见到处开满粉籽儿花，像云霞，像锦缎。这个女儿一定要捡起来。”黄先生决心善待这个女儿，兴许她还有些来



历哩。

粉籽儿花就是草茛莉，姑娘们常将它的种子敲开，用里面的粉来擦脸，所以叫粉籽儿花。

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发生在六十四年前，这就是我出生的故事，是母亲去世后大姐讲给我听的。

我惟一的感觉是同情和可怜我的母亲。

我感激两次给我生命的父亲。



草茉莉 | 目录

contents



代 序 草茉莉的由来 / I

第一编 柴禾妞的亲人们

坚决不当贫农的祖父 / 3

外公和“外婆”的故事 / 5

县志中的父亲传略 / 7

“养儿不读书，不如养头猪” / 9

“三岁扫地，四岁抱柴” / 11

爸爸教我们打算盘 / 13

父亲是我的中药师傅 / 15

“厉实”的母亲会爬树 / 18

母亲逃出黄家岩 / 19

父亲母亲的爱情生活 / 21

木芙蓉的记忆 / 23

中秋书信 永世情怀 / 25

一场捍卫女儿读书权的“争讼” / 27

父亲节忆父亲 / 29

七月十五，那一场瓢泼大雨 / 32

不以善小而不为 / 35

母亲回忆 / 37

清明，清明，我心依依 / 39

行走万里路，但为一炷香 / 41

忆哥哥 / 42

我的元宝鞋 / 45

小小抗日宣传员 / 47

“背篓里面把身藏” / 49

游街批斗搞笑版 / 51

三姐的故事（一） / 53

三姐的故事（二） / 5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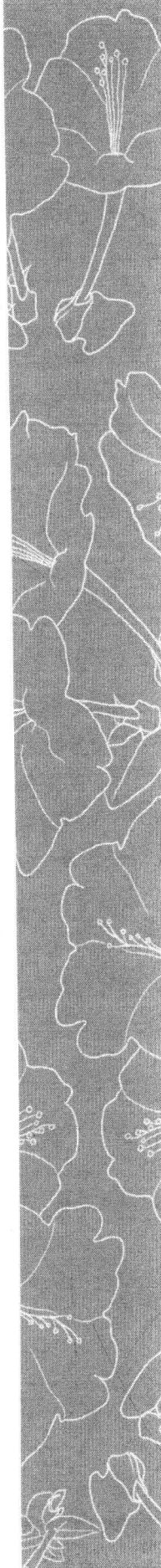
三姐的故事（三） / 56



- 三姐的故事（四） / 58
- 三姐的故事（五） / 60
- 小妹的故事之一：生于战乱 / 62
- 小妹的故事之二：小妹长大，在我的背上 / 64
- 小妹的故事之三：聪明的小平读不了书 / 66
- 小妹的故事之四：小妹此生不恋爱 / 68
- 小妹的故事之五：三十年苦斗 四十五年轮回 / 70
- 咪秀妹妹 / 73
- 咪秀妹妹幸福的退休生活 / 75
- 清明节哀思
- 悼念我的公婆 / 77
- 小小的电扇，久久的故事 / 79
- 元宵节贺路见七十华诞 / 81
- 财长是怎样炼成的
- 为路见七十一岁寿辰而作 / 82
- 一个施工队长怎样造就出一位总设计师 / 86

第二编 似水往事

- 六十年“沉冤” / 91
- “我家在江南……” / 92
- 美丽的藕荷布衣裳 / 94
- 孤独的冉龛司 / 95
- 可怜的长河 / 96
- 松果·松毛·松明子 / 98
- 雪花飘飘（一） / 99
- 雪花飘飘（二） / 101
- 大背篓，小背篓 / 103
- 我要读书 / 105
- 青青的鹅眼草 / 107
- “横妹儿”和我家的第一只闹钟 / 109
- 新学校 新生活 / 111
- 给童年画个句号 / 113
- 毒蕈和甘草的故事 / 115
- 故事会 / 117
- 清明，清明 / 119





- 又是一年端午时 / 121
- 重阳情思 / 123
- 中秋月，娑罗树 / 125
- 背起铺盖上大学 / 127
- 看乒乓球世锦赛 讲一个乒乓球故事 / 130
- 过年之一：引子 / 132
- 过年之二：杀过年猪 / 134
- 过年之三：打扬尘，祭灶 / 138
- 过年之四：汤圆，甜甜的，糯糯的 / 141
- 过年之五：滑滑的阴米粥，脆脆的米花糖 / 143
- 过年之六：对子与年画 / 145
- 过年之七：团年与守岁 / 147
- 桐籽叶粑粑 / 150
- 敢问中秋月，射复何时还 / 151
- 乡亲两次救过我的命 / 154
- 峡江纤夫，我的兄弟！ / 156
- 为了感恩的纪念 / 158
- 八岁，我掩护地下党叔叔 / 160
- 历史的误会：一位被当做“反革命”镇压的革命者 / 162
- 山崖边，那一株杏树 / 164
- 万一中来了个“小女儿”
——高中生活之一 / 166
- 我的老师们
——高中生活之二 / 168
- 《琵琶行》、《失·空·斩》和《天净沙》
——高中生活之三 / 170
- “一路上的花苞啊，为你开放……”
——高中生活之四 / 172
- “红糖事件”的前前后后
——高中生活之五 / 174
- 一位副市长的落马
——高中生活之六 / 176
- 五七干校野史之一：题解 / 178
- 五七干校野史之二：车鳞鳞，马萧萧 / 180
- 五七干校野史之三：写作心情及其他 / 182

- 五七干校野史之四：“我想要有个家” / 184
 五七干校野史之五：帽子，帽子 / 187
 五七干校野史之六：赵指导员和陈二指 / 190
 五七干校野史之七：赵指导员和陈二指（续） / 193
 五七干校野史之八：“您要说：您是走资派，但愿意改悔” / 196
 五七干校野史之九：说凤阳，道凤阳 / 199
 五七干校野史之十：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 / 202
 三十年的纪念 / 204
 记忆深处的那双眸子 / 206
 不寻常的课堂 / 208
 那个三八节，也下雪 / 210
 十字绣的故事 / 212
 蚊子外传 / 214
 云想衣裳花想容 / 218

第三编 念兹在兹俄乡事

- 初见红场 / 223
 新圣女修道院和新圣女公墓 / 225
 纪念碑前的沉思 / 226
 马特廖什卡 / 228
 圣瓦西里升天堂 / 230
 无与伦比的大学主楼 / 232
 参观特列齐亚科夫画廊有感 / 234
 请你看一个新兴的古典城市
 ——喀山 / 236
 喀山的克里姆林宫 / 238
 喀山大学，我的大学 / 240
 走，到圣彼得堡去！ / 241
 彼得一世小屋 / 242
 瓦西里岛前滩 / 243
 彼得保罗要塞 / 244
 十月革命的炮声从这里响起 / 245
 玛丽亚宫和玛丽亚剧院 / 246
 皇村啊，你多么令人怀念！ / 248
 托尔斯泰庄园 / 251





- 列宁的高尔克村 / 253
- 拉兹里夫湖畔的列宁窝棚 / 254
- 今天, 11月7日 / 256
- 永远的教科书 / 258
- 莫斯科的“一只蚂蚁” / 260
- 徜徉在阿尔巴特 / 261
- 俄罗斯的东正教首都
——谢尔吉耶夫关厢 / 263
- 冬的记忆之一: 从秋一步走到冬 / 266
- 冬的记忆之二: 那天, 零下三十八度 / 268
- 冬的记忆之三: 大雪中的十月革命节之夜 / 270
- 冬的记忆之四: 雪的洗礼 / 272
- 冬的记忆之五: 在雪上飞起来 / 275
- 镌刻在生命年轮上的一个三八节 / 277
- 贝加尔湖印象 / 279
- 我们的近邻布里亚特 / 281
- 布里亚特的忧思 / 283
- 塔尔巴加泰的启示 / 285
- 俄罗斯的道路建设与腐败 / 287
- 色楞格河印象 / 289
- 人间仙境阿尔尚 / 291
- 见闻两则 / 293
- 没有国界的大爱 / 295
- 爱, 不能承受之重 / 297
- 啼笑皆非“落地签” / 299
- 卡廷, 4月13日, 七十年…… / 302
- 莫斯科的又一起悲惨事件 / 306
- 两份名单 万种悲愤 / 308
- 金瓯残破千古恨 / 310
- 符拉迪沃斯托克, 一个说起来很不顺口的名称 / 313
- 让友谊的火把世代相传
——参观“海洋”儿童中心 / 315
- ДИФ
——永远的良师益友 / 317
- 叶莲娜的故事 / 326

生命的理想境界

——牵手一生 / 336

第四编 行走在故乡他乡

我不回老家 / 341

女儿回故乡 / 342

愿借明驼千里足，送儿还故乡 / 343

一路南行 / 345

情系黄家岩 / 347

厚才沟啊！ / 348

理财坝，我的出生之地 / 350

张桓侯庙 / 353

雨中，云中 / 355

千层岩，万卷书，龙脊石！ / 358

巴阳峡的诉说 / 359

三峡明珠 / 361

草堂随想 / 363

西塘记忆 / 365

桥山有幸埋始祖 / 367

黄河之水天上来 / 369

台湾记行之一：杂七杂八印象 / 370

台湾记行之二：故宫情话 / 372

台湾记行之三：中山与中正 / 374

台湾记行之四：日月潭日月同辉 / 376

台湾记行之五：草木芳香阿里山 / 378

台湾记行之六：高雄，有说不完的故事 / 380

台湾记行之七：我们在台湾的最南端 / 382

台湾记行之八：东海岸——太平洋的涛声 / 384

台湾记行之九：任是顽石也多情 / 386

台湾记行之十：他乡与故乡 / 388

永恒之都

——罗马 / 390

翡冷翠一日 / 392

叹息桥，一声叹息 / 394

绿野农庄 / 396





- 萨尔斯堡，琴声悠扬 / 398
我和慕尼黑有个约会 / 400
不爱江山也不爱美人的路德维希二世 / 402
希茜梦醒时 / 404
雪线正在退去 / 406
维也纳印象 / 408
凡尔赛的遐想 / 410

第五编 也说那物事春秋

- 辜负了，窗外的白玉兰 / 415
有爱如斯，夫复何求！ / 417
你们是我心中的一团火 / 419
Майя，你听我说！ / 421
景慧，祝福你！ / 423
错过的和没有错过的 / 425
与青春对话 / 427
香山桃花情思 / 429
“美丽的头巾”
——郁金香 / 431
枫叶未染，秋来也 / 433
书斋啊书斋 / 435
春日偶得 / 438
送你一枝丁香花 / 439
莫道昆明池水浅 刑法教授也疯狂 / 441
幼稚·繁荣·衰落 / 442
缙云山情话 / 443
老小资的国庆之夜 / 445
救场如救火
——一个“消防队员”的自我吹嘘 / 447
一份感动，一份感谢 / 449
换笔 / 451
这扇窗户，慢慢打开 / 453
杭州，不老的记忆 / 455
山楂树，我的山楂树 / 458
草原之秋 / 460



快意秋水 / 461

醉了，海棠！ / 463

感谢母校，祝福母校！ / 465

解读小吴：引子 / 467

“申江小吴很小吴” / 469

“申江小吴很重庆” / 472

“阙里人家” / 474

邂逅吴仪

——见证她的平民生活 / 477

冬之韵 / 479

答余小鱼

——关于查良铮 / 480

闲读书之一：三春消息劳蜂使 / 482

闲读书之二：物质与精神

——索尔仁尼琴讲话一则 / 484

闲读书之三：什么是幸福 / 486

闲读书之四：雨果致巴特勒上尉的信 / 489

大学生可不可以谈恋爱 / 492

爱子，教之以义方，弗纳于邪 / 494

高考乱谭 / 496

尤拉，请你把真相告诉你的同胞！ / 498

山寨版人大代表的雷语：亲娘，请给我五平方米

宅基地吧！ / 500

买菜刀要实行实名制 / 502

关于医疗的乌托邦 / 503

伪球迷看德国队赢球 / 505

读吧，羡慕吧，我——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！ / 507

钟点工与都市化 / 509

后记 / 512



草茉莉

第一编 柴禾妞的亲人们





坚决不当贫农的祖父

2006 -01 -07

我的祖父生于清朝同治九年（1870年），他和他的父亲、祖父一样，是位私塾先生，一辈子都在云阳县黄家岩村的黄家祠堂教黄姓子弟读四书五经。他六十岁以后，伯父就继承了他的衣钵，也当了私塾先生，同样在黄家祠堂教黄姓子弟读四书五经。

我在乡下带妹妹的那一年，1950年，祖父已经八十岁了，他早已驼背，清瘦清瘦的，但他不拄拐杖，走路时双手抄在背后。我们那里的男人大多剃光头，再围上一块头帕，洋学生就留分头，而祖父则留着长头发，就是张铁林在电视剧《五月槐花香》里的那种发式。祖父也是黄家岩惟一永远穿长衫的人。他文质彬彬，我从来没看见他说笑过，我也从来没听见他说过一句粗话。他常说：君子不重则不威。

每逢爸爸从街上称肉回来，妈一定让我到祠堂请爷爷来吃肉。爷爷就拉着我的手儿，逢人就说自己“到老二家吃肉去”，于是引来同村老汉们羡慕的目光。

他依然劳作。虽不能干重活，但不愿意整天坐在家里，常下地给稻田放放水，或者哄哄鸡，赶赶麻雀，等到地里的包谷、红薯成熟了，就到处转转，防止有人偷庄稼。那年夏天，他佝偻着身子，将长衫的下摆扎到腰上，在地里教我踩黄豆。黄豆结荚以后，要将黄豆棵踩倒，让阳光晒到里面，豆子才能饱满。一边踩，一边讲些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，子子”的道理。

他虽然很器重我的哥哥，因为我父亲兄弟三个才有这样一个男性后代，一脉单传哩。可是，祖父并不歧视我们几个孙女儿。当祖母申斥父亲让我们几个“赔钱货”读书的时候，祖父总是要骂她：“没读过儒书的东西！头发长，见识短”。当姐姐们当上小学教师的时候，他真的很骄傲：他和他的父亲和长子——我的伯父都是教书先生，现在他的孙女们也当教书先生了，而且还是洋学堂的先生，这是四邻八乡都没有过的事，光耀门楣啊！

他教我背《论语》。我不解：为什么“不亦说乎”要读作“悦”，那不是说话的“说”吗？他嗔道：“没读过儒书的东西！”

他向我诉说我们家族的光荣：他的父亲，我的曾祖父曾经到县城考取了秀才，可是因为家里没有钱，就卖给彭家了，后来自己就到黄家祠堂来教书。我觉得十分奇怪，“秀才”又不是个物件，怎么能卖呢？用现在话说，“学位”是不能卖的。我再三追问，祖父说的那些关于清朝科举取仕的种种情形，我似懂非懂，所以五十五年后的今天我真的是写不出来。